



## 冬天 □ 汪曾祺

天冷了,堂屋里上了榻子。榻子,是春暖时卸下来的,一直在厢屋里放着。现在,搬出来,刷洗干净了,换了新的粉连纸,雪白的纸。上了榻子,显得严紧,安适,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。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

床上拆了帐子,铺了稻草。洗帐子要捡一个晴朗的好天,当天就晒干。夏布的帐子,晾在院子里,夏天离得远了。稻草装在一个布套里,粗布的,和床一般大。铺了稻草,喧腾腾的,暖和,而且有稻草的香味,使人有幸福感。

不过也还是冷的。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受,屋里不升火。晚上脱了棉衣,钻进冰凉的被窝里,早起,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,真冷。

放了寒假,就可以睡懒觉。棉衣在铜炉子上烘过了,起来就不是很困难了。尤其是,棉鞋烘得热热的,穿进去真是舒服。

我们那里生烧煤的铁火炉的人家很少。一般取暖,只是铜炉子,脚炉和手炉。脚炉是黄铜的,有多眼的盖。里面烧的是粗糠。粗糠装满,铲上几铲没有烧透的芦柴火(我们那里烧芦苇,叫做“芦柴”)的红灰盖在上面。粗糠引着了,冒一阵烟,不一会,烟尽了,就可以盖上炉盖。粗糠慢慢延烧,可以经很久。老太太们离不开它。闲来无事,抹抹纸牌,每个老太太脚下都有一个脚炉。脚炉里粗糠太实了,空气不够,火

力渐微,就要用“拨火板”沿炉边挖两下,把粗糠拨松,火就旺了。脚炉暖人。脚不冷则周身不冷。焦糠的气味也很好闻。仿日本俳句,可以作一首诗:“冬天,脚炉焦糠的香。”手炉较脚炉小,大都是白铜的,讲究的是银制的。炉盖不是一个一个圆窟窿,大都是镂空的松竹梅花图案。手炉有极小的,中置炭壑(煤炭研为细末,略加蜜,筑成饼状),以纸煤头引着。一个炭壑能经一天。

冬天吃的菜,有乌青菜、冻豆腐、咸菜汤。乌青菜塌棵,平贴地面,江南谓之“塌棵菜”,此菜味微苦。我的祖母在后园辟小片地,种乌青菜,经霜,菜叶边缘作紫红色,味道苦中泛甜。乌青菜与“蟹油”同煮,滋味难比。“蟹油”是以大螃蟹煮熟剔肉,加猪油“炼”成的,放在大海碗里,凝成蟹冻,久贮不坏,可吃一冬。豆腐冻后,不知道为什么是蜂窝状。化开,切小块,与鲜肉、咸肉、牛肉、海米或咸菜同煮,无不佳。冻豆腐宜放辣椒、青蒜。我们那里过去没有北方的大白菜,只有“青菜”。大白菜是从山东运来的,美其名曰“黄芽菜”,很贵。“青菜”似油菜而大,高二尺,是一年四季都有的,家家都吃的菜。咸菜即是用青菜腌的。阴天下雪,喝咸菜汤。

冬天的游戏:踢毽子,抓子儿,下“逍遥”。“逍遥”是在一张正方的白纸上,木版印出螺旋的双道,两道之间印出八仙、马、

兔子、鲤鱼、虾……;每样都是两个,错落排列,不依次序。玩的时候各执铜钱或象棋子为子儿,掷骰子,如果骰子是五点,自“起马”处数起,向前走五步,是兔子,则可向内圈寻找另一个兔子,以子儿押在上面。下一轮开始,自里圈兔子处数起,如是六点,进六步,也许是铁拐李,就寻另一个铁拐李,把子儿押在那个铁拐李上。如果数至里圈的什么图上,则到外圈去找,退回来。点数够了,子儿能进终点(终点是一座宫殿式的房子,不知是月宫还是龙门),就算赢了。次后进入的为“二家”“三家”。“逍遥”两个人玩也可以,三个四个人玩也可以。不知道为什么叫做“逍遥”。

早起一睁眼,窗户纸上亮晃晃的,下雪了!雪天,到后园去折腊梅花、天竺果。明黄色的腊梅、鲜红的天竺果,白雪,生意盎然。腊梅开得很长,天竺果尤为耐久,插在胆瓶里,可经半个月。

春粉子。有一家邻居,有一架碓。这架碓平常不大有人用,只在冬天由附近的一二十家轮流借用。碓屋很小,除了一架碓,只有一些筛子、箩。踩碓很好玩,用脚一踏,吱扭一声,碓嘴扬了起来,嘭的一声,落在碓窝里。粉子舂好了,可以蒸糕,做“年烧饼”(糯米粉为蒂,包豆沙白糖,作为饼,在锅里烙熟),搓圆子(即汤团)。春粉子,就快过年了。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
### 经典悦读

**名片:汪曾祺**(1920年3月5日—1997年5月16日),江苏高邮人,中国当代作家、散文家、戏剧家、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。被誉为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,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,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。”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,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。作品有《受戒》《晚饭花集》《逝水》《晚翠文谈》等。



## 柿饼里的乡情记忆

□ 淮南 童喜

麦秸秆编织的小草篮散发着清香,篮子里整齐码放着一摞金红的柿饼,个个覆着一层霜糖,看上去那么诱人。这是母亲亲手制作、托人捎来的,她知道我爱吃。母亲说,今年屋后那株老柿树又结了许多柿果,个个又大又圆,把树枝都压弯了,引得鸟雀乱飞。我的思绪飘回遥远的童年……

儿时,屋后的老柿树是我的“伙伴”,掰树枝做弹弓,摘树叶编帽子,爬上树捉知了,在树杆上系两根绳子打秋千,趴在树下看蚂蚁搬毛虫,有许多好玩的事情。母亲也喜欢老柿树,她给它浇水、培土、施肥、捉虫、修剪枝叶,像照料家人一样精心。秋天,老柿树挂满了圆圆的果实,在阳光的照耀下,在山风的吹拂下,在雨露的滋润下,青青的柿果一天天长大、染红、变软。深秋,那红彤彤的柿果像一盏盏灯笼,点亮了乡村的清冷,也点亮了我心中的欢乐。

母亲站在凳子上,轻轻摘下熟透的柿子,埋在草木灰里去涩后,挑选出圆实饱满的,放在太阳下晒,待水分蒸发后,用手掌轻轻按压成圆饼。我很想试一试,但母亲不许。那年月物质匮乏,我家人口多、负担重,母亲指望这些柿饼卖个好价钱,换回油盐、针线、火柴和我的铅笔本子呢。

有一年秋天,老柿树结的柿子又多又好,令我们全家人喜上眉梢。我跟小伙伴们夸耀:“今年我家的柿饼能卖个好价钱!”我二伯家的堂哥小勇说:“带个给我尝尝?”我一口回绝。我家的柿饼是要换油盐针线的,我自己都舍不得

吃呢。小勇脸涨得通红,恼怒地看了我一眼:“小气鬼!”

第二天早上,母亲下地前把柿饼拿到院子里晾晒,临近中午突然变天了,我记得母亲说过柿饼淋了雨会变质发霉的,赶紧去收起来,放到杂货屋临窗的桌子上。果然不一会儿大雨点就砸了下来。母亲气喘吁吁地跑回家,见我已经把柿饼收好了,直夸我懂事。然而我们到杂货屋一瞧,大惊失色,窗户开着,那篮柿饼被雨水打个透湿!我带着哭腔说:“我记得窗子是关上的。”哭声惊动了左右邻居,他们安慰母亲:“烧一锅开水,用干净纱布蘸水把柿饼擦干净,重新晒。咱们帮你。”

晚上,全家人情绪低落一边吃饭一边商量怎样挽回损失。二伯拎着一篮地瓜干拽着小勇来赔礼了。原来是小勇见我把柿饼放到杂货屋,悄悄捅开窗户偷吃、忘记关上了。我正要责怪小勇,父亲用严厉的眼神制止了我,扭头对二伯说:“小孩子哪有不嘴馋淘气的?没事。”二伯拎来的地瓜干,父母也坚决不收。那年,我家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,好在得到亲邻的帮助,熬过来了。

次年柿子成熟时,母亲给二伯家送去一大盘柿饼,后来日子渐渐好起来,母亲不用指望老柿树换油盐针线钱了,做好的柿饼都分给亲朋好友尝鲜。小勇在外地上大学时还收到过母亲托人捎去的柿饼呢。咀嚼着母亲亲手制作的柿饼,我不禁回忆起美好的童年、淳朴的亲人和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情……

## 初雪

□ 桐城 疏泽民

初雪,一如早春梨花的初放,总是令人欣喜的。

初雪的前奏,往往是淅淅沥沥的冬雨,时大时小。野外处处都是白濛濛的,分不清是雾还是霾。空气越来越湿,越来越冷。一场冬雪,正在酝酿。

渐渐地有了风,虽不是很大,但气温突然降低,带着一股凛冽的寒气。雨点,渐渐地加大力度,斜砸在脸上,冷冰冰的,有点痛。不一会,斜雨中夹着零星的白点,粘在衣袖上,伸手去捻,白点呈六角形,竟是半冰半融的雪花,落地即化。放学回家的孩子们站在窗前,一脸欣喜地奔走相告:快来看,下雪啦!

能不欣喜吗?毕竟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啊。

雨越来越少,渐渐地全变成了雪。雪像一群孩子,憋着一股劲,借着北风,斜斜地纷飞,屋顶上,树枝上,原野里,已是皑皑的一层,世界一下子亮堂起来,屋子里一下子亮堂起来。亮色是一种召唤,孩子们呆不住,一个个跑出去,追逐飘飞的雪花。而雪花似乎懂得孩子们的心思,就与他们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,东躲西藏,就是不往孩子们的手里钻。

公园里,多了一些高举手机的身影,拍白色的树,拍白色的木凳,拍白色的亭子,或者拍裹一层白的自己。白色的世界里,多了绿衣绿伞,多了红袄绿绒衣,多了红扑扑的脸蛋,多了手机和DV的长枪短炮,

往日里被冷雨赶走人气的公园,一下子鲜活起来。

乡下人同样喜欢初雪。坐在门口捧着茶壶的老伯,望着从天而降的雪花,一脸欣喜地喃喃自语:“‘瑞雪兆丰年’啊。”是的,瑞雪冻死害虫,来年庄稼少一些病虫害,谁不高兴呢?坐在火桶前织衣的女人,听到室外孩子们的欢笑和叫喊,也忍不住来到屋檐下,看着孩子们满地疯跑,脸上写满了惊喜和快乐。男人披上外套,荷一柄锄头,去山地里看看干渴的麦苗,到田野里看看茁壮的油菜。雪花飞舞,行走在白濛濛的田野里,自己便成了《水浒传》里风雪山神庙的林教头,一股豪情油然而生。

入冬的初雪,也给街头带来一股诗情。瑞雪飘飘,行道树披上了一件白纱,草坪覆盖了一层白毯。街头车辆打着双闪,在濛濛雪雾中缓缓穿行;身着荧光服的交警站在雪花飞舞的路口,吹着口哨,指挥交通。路上的行人并不怕飞雪湿身,披一肩鹅白下班回家,心里无比惬意。

冬夜漫长,况且有雪花可以助兴,奢侈得不忍辜负。晚上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消费,索性煮一只鱼头,浸一把粉丝,洗几颗白菜,切几块豆腐,燃起炭炉,做起鱼头炖豆腐火锅,再温一壶烧酒,邀三五好友,围炉夜话,品味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;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的欢快温馨,聊一聊世间的微温暖和生活的微小确幸,一桌人把酒言欢,共叙衷肠,岂不快哉!